

周

禮

補

注

周禮補注卷二

旌德呂飛鵬雲里學

地官司徒

掌邦教注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 今文尙書百姓不
親五品不訓鄭本此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注老尊稱也王置六鄉

三

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
之敎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 案三公尊爲帝師
無爲司徒屬官之理江氏永云鄉老是三公之致仕
者行鄉飲禮當爲遵有無不定故附見於鄉大夫而

無職掌老而稱公者史記新城三老董公項籍傳有
南公服虔注云南方之老人也眭安傳有羸公師古
注云長老之號是其證也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馬融傳云達以爲六鄉大夫則
冢宰以下周禮廢興 疏云六鄉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
事然總屬司徒非六官典兼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
司馬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旣六官六鄉
並言故知別置飛鵬案六鄉之吏卽此經鄉大夫以
下也大司馬疏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又別言
六鄉之吏者據六鄉大夫及州長黨正賈景伯謂冢

宰以下是以王朝六卿兼六鄉大夫非也

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 疏言此者破賈馬

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注云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飛鵬案此經言大夫彼注言士蓋指諸侯之州長黨正而言故與此異

縣師注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 江氏永曰縣師雖通掌內外地域而所主實爲家稍縣都及其閭之公邑三等稍地縣爲中故舉中以該之注謂縣師主

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非也天下土地人民自有職方氏掌之亦但知其數要耳其詳數自在列國諸侯若縣師者上士中士止六人豈能一一稽之又四郊以內之人民田萊等自有鄉遂之官稽之亦非縣師之職

保氏注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 鄭志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傳大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荅曰周公左

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

司門

千寶注如今校尉

劉昭續漢志注

案續漢志城門

校尉

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鄭

注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蓋謂此

每門下士二人

千寶曰如今門候

劉昭續漢志注

案續

漢志每門候一人六百石

掌節

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

通鑑音注

土訓注鄭司農云訓讀爲馴

惠棟曰訓與馴古今字

史記五帝紀云帝堯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又

殷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又

作訓

古文作遜俗作遜

萬石君傳馴行孝謹亦作訓易坤初

六象曰馴致其道鄭注云馴從也徐爰音訓

迹人 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是春

秋時猶有是官也

升人注升之言礪也金玉未成器曰礪 說文云礪銅

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礪徐鍇曰銅鐵之生者多

連石也周禮作升段玉裁云名本此下出升篆解云

古文礪周禮有升人案周禮注云升之言礪升非礪字也凡云之言者皆就其雙聲疊韻以得其轉注假

借之端廿本說文卵字古音如闕亦如鯤引伸爲總角升兮之卄又借爲金玉樸之礪九經字樣曰卄卵上說文下隸變是說文卵字作卄唐時不誤今時說文作卵不作卄則五季以後據字林改說文者所爲也說文旣無卄淺人於石部妄增之卄果是古文礪則鄭何必云之言賈何必云此官取金玉於卄字無所用哉

春人女春抗二人注抗抒曰也詩云或春或抗 鄭注有司徹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漬云桃讀如或春或抗之抗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桃作抗飛鵬案毛

詩作揄韓詩作抗說文作召云抒曰从日爪聲詩曰或簸或召或从手穴作抗徐鍇曰周官有女春抗謂抗曰中米也

饌人注故書饌作餧 說文饌酒食从食喜聲或从甌作餧或从米作糖 案特性注炊黍稷曰饌古文饌作糖周禮作饌是鄭以饌爲今文其箋詩七月大田諸章云喜讀爲饌則又假喜爲饌也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 疏案漢蕭何收秦圖籍知天下阤塞廣遠至後漢乃有司空郡國地圖 漢制攷武帝元狩

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
三王淮南王安與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
疏謂後漢乃有蓋攷之未詳也光武披輿地圖指示
鄧禹建武十五年封皇子大司空上輿地圖馬援曰
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肅宗建初中案
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
爲輪本疏

墳衍 方言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而高且大者謂
之墳

原隰 釋文原本又作遼 說文云遼高平之野人所登从彑备彖闕原徐鍇云水所出爲原故卽爾雅廣平曰遼今周禮有遼師猶此遼字爾雅則變爲原也許慎闕之義不盡知錯以爲人所登故從彑登而上故從夕夕止也春秋左傳曰原田每每詩曰周原膴膴故從田未知何故從彖也

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 魏書劉芳傳芳以社稷無樹上疏曰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

木鄭元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元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五經通義云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尙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大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

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尙書逸篇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 案鄭注論語問主云田主謂社則此經田主亦當爲社稷之主故後鄭釋之云后土田正之所依蓋田神卽后土田正之神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孔穎達甫田疏引大司徒注而云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彼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

稷不得有神農其說審矣賈疏云田主爲神農以神
農爲田主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非也
動物 案五地本於五行五行之蟲乃五地之動物也
素問五常大論曰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
曰審平水曰靜順敷和之紀其化生榮其蟲毛升明
之紀其化蕃茂其蟲羽備化之紀其化豐滿其蟲倮
審平之紀其化堅斂其蟲介靜順之紀其化凝堅其
蟲鱗又曰厥陰司天毛蟲靜在泉毛蟲育少陰司天
羽蟲靜在泉羽蟲育太陰司天倮蟲靜在泉倮蟲育
陽明司天介蟲靜在泉介蟲育太陽司天鱗蟲靜在

泉鱗蟲育或作堯誤也據此則厥陰屬木山林得木之氣

故動物宜毛物太陽屬水川澤得水之氣故動物宜
鱗物少陰屬火邱陵得火之氣故動物宜羽物陽明
屬金墳衍得金之氣故動物宜介物太陰屬土原隰
得土之氣故動物宜倮物

阜物注鄭司農云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阜斗

大雅柞棫拔矣箋云柞櫟也唐風集于苞栩陸璣疏
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
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小爾雅云柞之實謂之櫟
說文栩柔也从木羽聲其實阜一曰櫟又云櫟栩實

繫傳曰今俗書作橡又云草草斗櫟實一日櫟斗飛
鵬案說文無阜字草卽阜字橡本作象阜斗一名象
斗掌染草云藍蒨象斗之屬是也胡承珙云橡似栗
而圓近蒂處有核葉自裏謂之象斗可用以染其實
如小栗而微長者爲杼與櫟相似而微異要之皆柞
實也據此則柞似栗故先鄭以阜物爲柞栗之屬

穀物 禮說云五地之植物穀爲先山海經曰都廣之
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味好皆滑如膏也然
則川澤宜膏如都廣之野矣據此則膏讀如字

歲物 江氏永曰贏物宜原隰自當如月令保蟲屬中

央以無羽毛鱗介者爲巔鄭注以虎豹貔貅之屬釋之誤矣

九等注九等駢剛赤緹之屬 案九等左傳以山林藪澤京陵淳鹵疆潦偃豬原防隰皋衍沃之地分爲九等江氏永云九等當如禹貢分田爲九等小司徒乃均土地注云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疏云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經惟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之三等則知有上地下

地之三等若然則與禹貢九等之田合江氏說可從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凡日景於地
千里而差一寸 張衡靈憲曰天有九位自地至天
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懸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
里而差一寸飛鵬案此說與鄭義合 惠士奇曰劉
宋元嘉十九年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景出表南三寸
二分計交州去陽城萬里而景差一尺一寸八分是
八百四十七里有奇而景差一寸也梁大同中金陵
測景夏至長一尺一寸七分強後魏永平元年當梁
天監七年洛陽測景長一尺五寸八分計金陵去洛

千里而景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由金陵至洛如自堂塗上堂階故路近而差多由陽城至交如從山頂下山足故路遠而差少千里一寸非其實矣唐開元十二年滑州白馬縣測景夏至尺有五寸七分南至汴州浚儀百九十八里有奇景長尺有五寸微強又南至許州扶溝六十七里有奇景長尺有四寸四分又南至豫州上蔡武津百六十里有奇景長尺有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二寸有餘蓋因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故晷景隨之而變先儒以爲王畿千里景差一寸直以

率推非得之表候也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春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夏至晷長尺有四寸八分秋分晷長二寸四分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注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劉焯云今交愛之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俗一行云距陽城而南使直路如弦至於日下蓋不盈五千里

謂之地中馬融云地中洛陽李淳風周髀算經注淮南子曰都廣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蓋天地之中注日中

時日直人上無景暑故曰天地之中 惠棟曰此與易理合坎離居中故都洛

乃建王國焉 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書疏

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 禮箋大司徒以里數制邦國之域以室數制都鄙之域凡制里者室之增減不定計室者里之廣狹亦不定也里數不定故都鄙不著里室數有定故都鄙無餘夫

不易一易尋易 通典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尋易下田三歲更耕之

自爰其處

去幾注鄭司農云關市不幾也元謂去幾去其稅耳
案司闕職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司市職國凶
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後鄭蓋據此以破先鄭之
義故直云去其稅耳

多昏注鄭司農云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 詩召南野
有死膚傳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正義曰五禮用
雁唯納徵用幣無膚鹿之肉以凶荒殺禮用之此可
爲娶不備禮之證

乃施敎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敎其所治民 禮箋
大宰大司寇兩職挾日而斂之下均無別出之文而

此經乃施敎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敎其所治民
與下經爲目下乃條其敎法比閭族黨州鄉者六鄉
之法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者六鄉之敎大
司徒施之於邦國都鄙使以敎其所治民是周人邦
國都鄙如六鄉制著於此矣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
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
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通典引康成注閭二十五家
云云以爲此總謂郊內者也

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注保猶任也 案說文七部互相

次也徐鍇曰五家爲手也使之相次比也十其總率
也桂馥云保正作手史記商君列傳令民爲什伍索
隱引劉氏云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也相比相連卽相
次義

孝友睦婣任恤 徐鍇說文繫傳通論善事父母曰孝
故於文子承老爲孝孝子能錫其類故過槁木必趨
之見老者必敬承之也善兄弟爲友又同志爲友友
右也相佐佑也故於文又又爲友兩手相順也兄弟
之齒鴈行也兩手相承爲从異志相成也兩手相順
爲友兄弟一體也朋友雖切磋其志歸於順也親九

族曰睦 瞵从目順之也 九族之內心不一者猶當目順之也 於文目塗爲睦 塗聲也 古文岡光爲睦 親於外姻曰姻 嫢者女之所因也 女因媒而親父母 因女而親也 故於文女因爲姻 古文女閼爲媯 閼聲也 信於朋友曰任 任者可保任也 君子旣壯名譽不聞 友之罪也 君亦當任用之 故於文人壬爲任 振貧老曰恤 恤者憂也 收也 心戌然而慘惄之也 心哀痛而收之 若己身之有患焉 故於文心血爲恤 血恤聲也 飛鴈案通論以孝友睦姻任恤綴屬成文蓋本周

禮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鄭司農云或謂歸于國土
史記曰有邦有士今呂刑作土周頌曰保有厥士正
義作土

羞其肆注士喪禮曰肆解去蹄

釋文肆託歷反注肆

解肆去同

案彼經云四鬪注云鬪解也此云肆解

鄭蓋以義讀之以此肆當彼鬪非以肆當彼四也賈

疏云肆解也小子職注亦云肆讀爲鬪

紹基案注引大喪禮蓋以

肆易鬪當作四肆去蹄賈氏作疏時已有誤作肆解去蹄者因上句肆解骨體而誤也釋文肆去二字足

正其

誤

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鄭司農云五家爲比

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 後漢書安帝紀
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
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
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 案淮南子時則
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也據此則
漢之案比亦或以三月

以起軍旅注伍兩卒旅師軍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
軍令者也 義宗曰鄭注周禮軍旅之數云此先王
因農事而定軍令也天子有六鄉六遂故有十二軍
諸侯三鄉三遂故有六軍次國二鄉二遂故有四軍

小國一鄉一遂故有二軍鄉爲正軍遂爲副倅故云
天子六軍諸侯大者三軍次者二軍小者一軍皆據
正軍而言不數副倅

王海

以令貢賦 義宗曰天子畿內稅民之法有二一曰貢

二曰賦貢謂有職任而收其稅賦者計其可任而口
率其錢諸侯貢稅雖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籍不同

王海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
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
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

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禮箋此正羨二卒以司
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
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
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
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
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
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
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
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

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
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衡謂
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
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
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
軍吏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
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
通正義之卒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
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

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漢書刑法志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倉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

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
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
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
萬乘 許慎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
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
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
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
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
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

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
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
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
井長穀萬乘王制
正義飛鵬案異義與漢志合據此則一
成之地方十里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
十六井定出賦六十四井同方百里定出賦六千四
百井鄭注云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
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與漢志異義合而云
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則與漢志異義不符
蓋未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之數計之故

於出田稅之外皆謂溝洫也又云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已與前說相矛盾依鄭義一成之地出稅治洫之數計之當云一同之地六千四百井出田稅三千六百井治洫治洫江氏永云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以四起數制賦也甸與乘古字通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卽丘甸左傳良夫乘衷甸卽衷乘因一乘當用四馬其制成於六十四井

故皆以四起數此與計里之法本不相通而亦可相通者井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虛數也詳見疑義舉要

穆案甸與乘古字不通其得相段者以皆由四得數義得轉注也

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義

宗曰周制天子六鄉六遂諸侯大國三鄉三遂小國

一鄉一遂鄉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內則立比閭

族黨州鄉之名遂內則立鄰里鄰鄙縣遂之名俱有

六等異其屬官之名者別內外也然居郊之內而非

鄉民者謂之廬里邑之士居郊之外而非遂民者謂

之公邑鄙之人六鄉六遂及公邑之法則不爲井田

都鄙采地之制則爲井田遂人所造溝澗者是鄉遂之制小司徒所造丘甸者采地之法

玉海

鄭師共茅蒞注鄭大夫讀蒞爲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案說文云藉祭藉也蒞茅藉也許說

與鄭大夫同鄭大夫讀蒞爲藉蓋訓其義非易其字也後鄭讀如字引士虞禮增成其義蓋謂此經之蒞卽士虞禮之苴也又引守祧職云旣祭藏其墮蓋謂旣祭束而去之者非虛棄也必當藏之故引守祧職文以明當藏之義非以茅蒞爲墮也

與其菴菴

干寶注對舉曰菴

劉昭續
漢志注

及窆 說文云堋喪葬不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
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比其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 鄭注載師云宅
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
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 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
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
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各不同是無

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
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
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
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
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
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
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
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王制正義飛鵬案鄭駁
異義解征之云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與注大宰云
賦口率出泉互異此經注云晚賦稅而早免之早賦

稅而晚免之亦不以征爲胥徒也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馬融

云和志體和容有容儀主皮能中質和頌合雅頌興

武與舞同

論語注據此和容之容馬作頌頌容古字通

說文頌兒也徐鍇曰此容儀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也故通作頌後人因爾亂之定以此爲歌頌字籀

文作額子凌子曰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

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

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

大夫眾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

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日和容五日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氏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或者謂鄉

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或者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祭法正義飛鵬案說文云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當同此說故鄭引此經以駁之其注祭法云大夫不得特立

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
黨正春秋祭禦 鄭注大祝云禦謂營鄆所祭 說文
禁設縣蒞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
辰山川也從示從營省聲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鄭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
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
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
知尚賢尊長也

族師春秋祭醕 詩良耜箋云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

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孔疏云鄭於小司徒注雖以酺步爲疑而以酺爲正故此以酺言之蠭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卽此合醵也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醵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卽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是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爲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

祭酺必合鑪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爲須合鑪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鑪飲酒是族師之法

八閭爲聯 鄭志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荅并之爲聯耳本疏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鄭志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尙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荅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敕之法康誥之時周

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本莧

閭胥掌其比饁撻罰之事 說文饁兜牛角可以飲者也从角黃聲其狀饁饁故謂之饁

封人設其福衡注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柵狀也 詩

閭宮傳云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箋云福衡其牛角爲其觸觔人也與此注異義孔疏云以福衡爲一者無文故兩解也說文云福以木有所逼束徐鍇曰福衡以防牛觸人故以一木橫於角箭也衡橫也說文云衡牛觸橫大木其角飛鵬案說文木部叢牛鼻中

環也从木収聲蓋所以穿牛鼻者疑卽所謂衡也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

鼙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鄭眾

解詁雷鼓六面靈鼓四面路鼓兩面羣崇義
三禮圖 賈逵

云晉鼓大而短考工記注 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

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壹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

六鼓鼙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鼙鼓皋鼓晉鼓

皆兩面飛鵬案許說與後鄭同與先鄭異

以金鑄和鼓 千寶注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

盛水於下以芑當心跪注以手震芑其聲如雷廣川書跋

以金鍔節鼓 三禮圖云鍔今之鈴其匡銅爲之木舌

爲木鐸金舌爲金鐸

北堂書鈔

凡軍旅夜鼓鼙注鼙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 騞說

文作鼙云夜戒守鼓也从壹蚤聲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讀若戚案許所引大鼓爲大鼙之誤發明爲發昫之誤鄭注所引晨戒當作戒晨說詳阮氏校勘記許讀若戚蓋擬其音也杜子春注窌曉讀鼙爲憂戚之戚則易其字矣舞師敎帳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案康成未釋帳舞

而於羽舞則曰形如幟於皇舞則曰亦如幟則幟舞與羽舞皇舞同矣說文云翼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从羽父聲讀若紂是翼爲正字幟爲借字

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旱暵之事謂雩也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幟 說文翌樂舞以羽翟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說與司農合又雨部雩或作翬云雩舞羽也故或从羽據此則翬爲雩之或體惠士奇謂翬猶翌誤矣 繢漢志立土人舞僮二佾注引周禮曰翌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元曰翌赤草染

羽爲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

飛鵬案此與今本周禮注互異

干寶注赤草染羽

以爲聖

賈基謹案司巫疏云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專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牧人陽祀用骍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骍牲赤色

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司農云黝讀爲幽黑也元

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南齊志建武二年何

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骍牲陰祀用黝牲鄭元云

骍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

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

地也用駢犧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犧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卽南北郊矣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犧牛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不句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尙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尙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飛鵠案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據此則禮天圜丘用玄犧禮地方澤用黃牲矣康成此注則云

祭地北郊用黝牲祭天南郊用玄牲與宗伯職異義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
所以繹者也 桂馥引說文終下云綵絲也謂求牛
之求當爲綵飛鴈案爾雅釋詁云求首在卒就終也
後鄭蓋本此

充人展牲

干寶注若今夕牲

劉昭續
漢志注

飛鴈案干注

與鄭義同

漢制攷丙吉子顯從祠高廟至夕牲日

乃使出取齋衣顏師古注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

謂之夕牲

載師掌任土之灋注任其力勢所能生育 案易地勢

坤虞氏注勢力也

近郊之地遠郊之地 魏書劉芳傳宋氏含文嘉注云
周禮土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
倍之爲遠郊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詩魯頌駉箋云
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
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飛鵬菜鄭蓋以坰野爲遠
郊也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說文罷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
从邑肖聲周禮曰任罷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

畝地易地 隸釋呂君碑慎守畝易蓋用此文

案洪氏
詳慎爲

謹

說文畝界也从田田三其界畫也或从彊土

注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 鄭志張逸問注十八分之

十三率之何謂鄭荅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

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立

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

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

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

分去一乃得十三

本疏

閩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異義第五

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閭廩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

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晦

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原注當云一百四十斛

六芻秉

二百四十

觔原注當云一百六十斗一釜米十六斗謹案公羊十一稅遠近

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聞也

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

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

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

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
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
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晦
之稅出禾芻乘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本疏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注宅不毛者
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鄭志趙商問載師職凡
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
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
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家之稅粟未達罰之云

爲之旨輕重之差鄭答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

本疏穆業鄭答云云文有脫誤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志劉炎問載師職云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

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

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筭斂在九賦中者也又問

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

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

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入賦與無

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

能審也鄭荅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筭故言耳本疏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 禮箋鄉遂之外甸稍縣都皆有公邑其域內連郊里外比邦國而家邑小都大都之地又牙錯其間故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謂與公邑相連比者縣師主辨其地域非縣師所掌得內及郊里外及邦國都鄙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禮箋夏官量人

掌建國之法造都邑亦如之是量其地者量人職也
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境封其四疆造都邑
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制其域者封人職也於公邑之
地造都鄙縣師掌公邑之地域故于其造都鄙也亦
掌其事

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
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詩大雅箋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

均人公旬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案今詩作
畇畇鄭引作營營蓋韓詩也詩大雅江漢來旬來宣

箋云旬當作營說文無營字宮部營从呂熒省聲是
營營爲同聲字旬可讀作營亦可讀如營也內則旬

而見鄭讀均而見是又旬讀爲均之證

穆案此卽營環復環通假

之理

師氏掌以媯詔王 馬融曰媯媯道也告王以善道師
者教人以事而諭諸德者也

通典

以三德教國子 馬融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
之爲行

通典

至德以爲道本 馬融曰至德者中德也中庸曰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爲

道本

通典

孝德以知逆惡 馬融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爲也

通典

友行以尊賢良 馬融曰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

通典

順行以事師長 馬融曰師德所不如也長老者

通典

休氏養國子以道 馬融云道六藝

御覽

九數 馬氏注今有重差夕桀本疏 少儀正義馬融干

寶等更云今有重差夕桀各二篇 漢制攷鄭元傳
通九章筭術注周公所作也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
少廣均輸方程傍要盈不足句股馬續傳善九章筭

術注劉徽九章筭術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盈不足七方程八句股九並無重差夕桀劉徽九章筭經序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記稱隸首作數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筭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名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衰分差也以御貴賤稟稅四少

廣以御積羃方圓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均輸以
御遠近勞費七盈不足以御隱雜互見八方程以御
錯糅正負九句股以御高深廣遠梅福傳齊桓之時
有以九九見者唐藝文志劉向九章重差一卷

軍旅之容注軍旅之容闢闢仰仰 案仰與皇莊蹠翔
堂爲韻仰古作卬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說文作卬
止卬與行叶也

司諫正其行而強之道藝注強猶勸也 案說文弓部
彊弓有力也力部彊迫也強訓爲勸有迫人之義當
以彊爲正字今則省作強而弱廢矣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 馬融云難謂相與爲仇也

御覽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注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鄭志趙商問

調人職稱父之讎避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

紹基案句上蓋有豈宜二字誤移在何爲和之句下

子夏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

豈宜不達二禮所趨小子曰惑少蒙解說荅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本疏異義公

本疏

異義公

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本疏又禮記曲義正禮

凡殺人而義者 會稽典錄董黯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其母甚瘦不孝子疾黯母肥嘗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免飛鵬案鄭注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殆此類與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婚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也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謹

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
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所以重繼嗣
也禮記昏義疏又詩標梅正義通典男女昏嫁年幾議曰鄭元

據周禮穀梁逸禮本命篇男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
而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以娶
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王鄭之說義並
未明今案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
卽眾庶之禮也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
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
昏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歲後

皆可嫁娶矣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案詩召

南行露箋云厭浥然溼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娶

時也下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擣

有梅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

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云女年

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

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

禁唐風綢繆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之

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
不見嫁娶之時也陳風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
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康成以二月爲嫁娶之期
蓋據此經而言惟於行露箋引此經令會男女并及
無夫家者若然則無夫家者卽指三十之男二十之
女而言不必定爲鰥寡也近世汪氏中云會讀若司
會之會會之者計之也鰥寡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
上以門闢之財養之說詳述學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
也若今市亭然漢制攷張平子西京賦廓開九市

通闢帶闢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
注漢宮闢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
道東史記褚先生曰臣爲郎與方士會旗亭下

販夫販婦爲主注朝資夕賣
盧文弨曰今時居貨以
待售謂之置古則謂之資語有輕重耳疏云資若冬
資絲夏資綿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乃賣故以
資言之今本改作冬資絲夏資絲則以吳越春秋冬
則資絲夏則資皮語故易之然大賈多錢始能豫儲
以待時非販夫販婦之所能效也且疏之意只以釋
資字義耳意不主乎絲絲故不引成文

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 漢制攷
左傳正義云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

塵人紵布總布 案載師注先鄭引塵人職作次布僥
布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不售而在塵久則將瘦臞腐敗

釋文臞又作臞音稍 疏考工記梓人云大胸臞後
臞是細小之義故云瘦臞飛鵬案疏所據鄭注蓋作
臞釋名臞嗇約少之言也太平御覽引作臞瘦疏義
蓋本此

泉府以國服爲之息 禮箋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

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于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勦粟屋粟閭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于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

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

司關以節傳出之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 漢制攷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注傳信也若今過所也釋名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

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

英蕩輔之門闕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

小行人疏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

賢基謹案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注草者兼主王國之節也疏云對掌節所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蓋對此經門闕用符節貨

賄用璽節而言故

云異於畿內也

皆金也 千寶注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

劉昭續
漢志注

以英蕩輔之 千寶注英刻書也 蕩竹箭也 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

劉昭續
漢志注

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風俗通周禮五家爲鄰四鄰爲里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舊

欣通其所也

劉昭注
漢志注

以興勑利毗注鄭大夫讀勑爲藉杜子春讀勑爲助說文未部勑下云殷人七十而勑勑藉稅也从未助聲周禮曰以興勑利萌飛鵬案孟子作助許引作勑勑助古通用字勑訓藉稅蓋釋孟子之義此經注云起民人令相佐助故許君以爲引申之義

以彊予任毗 詩載芟箋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

注變民言彊異外內也 案說文引周禮作萌爲是段玉裁云宋本周禮音義詩衛風正義白帖所引周禮

皆作氓開成石經詩禮字始作毗但以漢人訓詁之法求之必當曰變民言萌萌猶懵草木始生日萌故訓曰懵若氓則毛詩說文訓曰民也鄉遂孰非民者而乃云異外內乎說詳漢讀攷

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禮箋此與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制不同縣師辨田萊與此合餘夫在公邑遂人又實領其田里是遂人掌邦之野兼主公邑甚明

注應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 案此及
載師問師疏皆較孟子增一麻字梁書張充與王儉
書有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句

凡治野注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
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澗橫九澗而川周其外
焉 案匠人疏引此注云若以九而方一同則百里
之內九九八十一澗與井田之一同爲一澗者異矣
故此疏云溝澗稠多也

帥六遂之役 馬融傳云達以爲六遂爲十五萬家組

千里之地

周禮

遂師抱曆 校勘記引困學紀聞云遂師抱曆音歷史
記樂毅書故鼎反乎曆室徐廣注曆歷也戰國策新
序作厯室蓋古字通用 惠士奇曰曆當作秝說文
秝稀疏適也从二禾讀若歷適者適均呂覽辨土篇
曰稼疏而不適謂分布不均故二禾相比稀疏乃適
也然則執紳者千人分布於六綺如禾稼有行勿使
疏勿使密遂師巡行校錄執書數之名曰抱秝秝借
爲曆得其聲失其義矣

及曆車之役注曆禮記或作摶或作軫 鄭注雜記載
以輜車云輜讀爲軫或作摶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輜

曰輪無輻曰軖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軖聲
相近其制同乎軖崇蓋半乘車之輪又注旣夕記遂
匠納車于階間云其車之舉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
出設前後輶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軖爲輪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勑注勑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
室 漢制攷金石錄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汝州界故
昆陽城中其歲月略可觀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
題都鄉正街彈碑莫知其爲何碑也水經魯陽縣有
南陽都鄉正衛彈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勑
碑隸釋亦以爲衛彈碑蓋未攷此注也酸棗令劉熊

碑云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

注牛耦亦可知也 漢書會貨志耕耘下種田器皆有
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

鄰長掌相糾相受 案漢書會貨志鄰長位下士春秋
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左塾鄰長坐於右塾畢出然後
歸夕亦如之蓋謂此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釋文斂力鑿反 盧文弨
攷證經文云掌斂野之賦絕句斂薪芻又句則陸氏
當出掌斂二字音力鑿反下當有下及注同四字今
皆不然竊疑陸所見經文當本是掌野之賦斂薪芻

爲一句注中云所斂野之賦語有錯綜正釋賦斂二字不可因此遂謂掌下必當有斂字也今注疏本正文皆作掌斂音義刪去賦字後人無從別之

草人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鹹鴻用駁勃壤用狐埴爐用豕彊築用賚輕輿用犬
案管子地員篇赤爐歷彊肥五種無不宜蓋言埴
剛也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注言其土得澤則
墳起爲堆故曰屯土蓋言墳壤也壤土之次曰五浮
五浮之狀捍然如米以蓆澤不離不坼蓋言渴澤也
五纏之狀彊力剛堅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腥

瘠纏壚殖埴同聲蓋言壚埴也壚土之次曰五墻五
墻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墻猶彊也蓋言彊稊也稊墻
古字通墻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脹
蓋言輕饗也剽饗古字通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
狀粟焉如屑塵厲蓋言勃壞也鳧土之次曰五桀五
桀之狀甚鹹以苦蓋言鹹舄也說文云壞柔土也壚
剛土也壚黏土也堩赤剛土也據此則堩爲正字辟
乃假字穆案
當是
饗字之譌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將以澤地爲稼
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

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案說文堯部云堯以足踢夷艸春秋傳曰堯夷蕪崇之據此則字當作堯从堯从殳堯夷正解亦當从說文

土訓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案鄭注曲禮求毋固引此經文爲證知此經以詔地求亦以詔王之毋固求也

角人以度量受之注骨入漆浣者 案說文云堯以柰和灰丸而繫也从土完聲巾車注杜子春云軟讀爲柰堯之柰彼注作堯是也

掌染草注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荔之屬 疏云橐蘆

者爾雅無文飛鵠案釋草櫻橐含邵氏正義云橐含
一名櫻上文烏階亦名櫻郭注以爲染草也鄭注染
草有橐盧疑鄭君所見本異橐含當作橐盧卽烏階
也

掌茶徵野疏材之物注荼茅秀 詩出其東門傳云茶
英茶也箋云荼茅秀鄭注旣夕禮亦云荼茅秀

橐人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
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
存者與賢基謹案續漢書百官志引干寶注曰禮司
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
是外朝之存者與鄭注同 漢制攷續漢廩志熹平四年馮光陳

晁言麻元不正詔以羣臣會司徒府議注蔡邕集載
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
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
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
公卿與光晁相難問是非焉百官志注蔡質漢儀曰
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丞
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明帝本欲依之迫於
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
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每歲州郡聽採長
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謂舉謠言舉謠言者

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

周禮補注卷二

男賢城謹校字